

01 烏豆乾

王朝源

市面咧賣的抑是家己做的喙食物仔有萬百款，做法無論是繃的、烘的抑是豉的；氣味毋管是甜的、鹹的、酸的、簽的攏總有。有人興燒酒，有人興豆腐；有人愛釣魚，有人愛行棋。逐个人俗意的喙食物仔攏無相仝，啊若我上俗意的，就是大溪的烏豆乾。特別是形狀大大塊，四里角角厚 tut-tut，表面色水烏赳赳彼款我上俗意。這款豆乾外形雖然烏、粗閣大籬，毋過千萬毋通看貓的無點，保證食一擺就牢喙，若無食著是會怨嘆一世人。

烏豆乾哺著俗喙閣實穢，愈哺愈芳。芳味先對鼻空衝起來，了後鑽入去頭殼內，予我規身驅攏爽快起來。上予人呵咾甲會觸舌的，就是耐哺俗伊的韌餛度，會使講是好食甲連喙齒都會綴咧唱歌。

除了頭前所講著的餛、芳合我的口味，食著會繼喙以外，就是伊的生產過程攏有身份證會使看甲明明。水質好、用料實在、無摻人工色素俗防腐劑，糖、鹽嚴格控制，摻甲拄拄好袂超磅，對身體絕對無敗害。

是按怎烏豆乾會是我上俗意的喙食物仔咧？其實，其中閣有一段非常有意義，嘛真值得紀念的愛情故事。

聽阮阿母講伊猶未嫁阿爸進前，是佇大溪一間豆乾工

場的門市咧顧店。彼陣阮阿爸咧做憲兵，訓練中心結訓了後落部隊，分發去慈湖倚衛兵。有一个歇暍日，阮阿爸和伊的兵仔伴相招去楚大溪的舊街，楚啊楚煞楚入去店內共阮阿母交關。

阿母講伊恰阿爸就是按呢熟似的，尾仔就戀愛、結婚。較早工場恰阿兵哥的月給攏無濟，約會的時陣為著欲省所費，阿母就對工場買烏豆乾去和阿爸那開講那啖糝。所致阿母這馬不時攏會滾耍笑講，會當做阿爸的牽手上愛感謝的就是大溪烏豆乾這個大媒人婆仔。

逐冬初二若綴阿母自外家轉來，嘛是攏買烏豆乾予桃仔內的囡仔做等路，逐家攏食甲笑哈哈、哺甲啞啞叫。早前我一直想攏袂曉，定定會問家己，喙食物仔遮爾濟項，我哪會上俗意烏豆乾咧？敢講是佇阮阿母腹肚內食慣勢的關係？

03 另外一个阿媽

薛玉麗

阮阿媽已經有歲矣，慣勢蹣庄跤。因為庄跤有草地味、有鄉土情，生活自由自在。毋過阿爸掛意伊佇庄跤家己煮食，跤手闊袂猛掠，就共接來市內和阮做伙蹣。寢頭仔伊感覺規工閒仙仙毋知欲創啥？無聊甲掠蝨母相咬，嘛一直吵欲轉去。

有一改禮拜的下晡時，阿爸就恁阮去附近的公園行行覘覘咧。公園內底有人咧行棋，有人咧拍太極拳。這擺是阿媽上愛的。就按呢，阿媽有所在通行矣，就袂闊吵欲轉去庄跤矣！

「阿華仔，和阿媽來去公園！」逐禮拜的早起，阿媽擺會招我去。伊去和人運動、看人行棋抑是俗人破豆；我耍我的幌韃鞞、跔流籠，有時嘛和囡仔伴走相逐。規个公園鬧熱滾滾，足心適。無佻久，阿媽招我褪赤跤去行細粒白石仔鋪的「健康步道」。我就共褲跤擊起來，布鞋褪落來揸佇手裡，阿媽煞講：「鞋仔囡咧較好行路，當頭白日，無人會偷提啦！」毋過這雙鞋仔是新買的呢，若準拍毋見，我會足毋甘。所以我就共鞋帶仔縛做伙，搯踎肩胛頭。

我才踏落「健康步道」隨疼甲哀哀叫，毋過阿媽擺無hinn-hainn著。我足好奇共看，伊煞講：「這哪有啥物奇怪？

庄跤人跤皮本底就較厚，無像恁擺幼秀跤。」阿媽陪我一步一步勻勻仔行，都行無佻久，雄雄一个無相捌的阿婆行倚來，共我的布鞋搶咧就走。我拄想欲逐去，阿媽煞共我摸咧講：「袂使逐，你若逐，彼个阿婆會跋倒。」我誠懷疑，嘛感覺無道理。一觸久仔，有一个阿叔半行半走，綴佇阿婆的後壁，喝講：「阿母，沓沓仔行，毋通走！」等彼个阿婆停落來，個行來阮的面頭前講：「失禮啦！阮阿母的精神無佻好，有一點仔失智。個孫去泗水無轉來，伊掠準彼雙鞋仔是伊的，毋才無講無坦就搶咧走，歹勢啦！」

看彼个阿媽目調無神無神，一時仔掠我看咧看咧，一時仔閣對我笑咧笑咧。我煞誠同情彼个阿媽，向望伊的病情會當較緊好起來。

到甲這馬，我常在會想著彼个阿媽的形影。